

Children of the Matrix

How an interdimensional race has controlled the world for thousands of years—and still does

阴谋论

为什么人类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是地球的主人？

[英] 大卫·艾克 著 张瑞华 译

阴谋需要揭穿！

本书将向你揭穿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

一个史前高技术异次元种族——外星爬虫类诸神，即龙与飞蛇，
他们如何来到地球，以及他们在地球上的代理人

——共济会、光照派、黑手党、共济会、比尔伯格集团……

这些由全球各地精英组成的秘密社团，

又是如何被授意暗中操控人类。

你以为你是自主的、自由的、自在的？

错了，你只是他们设计的矩阵中一个幻影般的矩阵之子！

◆一部远古异次元种族控制地球进化的编年史◆

CHILDREN OF THE MATRIX

阴谋论

为什么人类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是地球的主人？

[英] 大卫·艾克 著 张瑞华 译



海南出版社
HAINAN PUBLISHING

Children of the Matrix

by David Icke

Copyright © 2001 by David Ick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c/o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14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David Icke Books LTD. 代理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登记号：图字：30-2013-2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阴谋论：为什么人类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是地球
的主人？ / （英）艾克著；张瑞华译．—海口：海南
出版社，2014.2

书名原文：Children of the matrix:how an
interdimensional race has controlled the world for
thousands of years—and still does

ISBN 978-7-5443-5333-5

I. ①阴… II. ①艾… ②张… III. ①世界史—通俗
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3351号

阴谋论：为什么人类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是地球的主人？

作 者：[英]大卫·艾克

译 者：张瑞华

责任编辑：万胜

特约编辑：苏林

装帧设计：钟原

印刷装订：重庆市白合印刷厂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6

字数：380千

书号：ISBN 978-7-5443-5333-5

定价：4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目录

气泡上的生活	001
矩阵说	003
挑战	005
情节	007
第一章 写给囚牢中出生的人	001
第二章 设计者的历史	010
第三章 上帝的主宰	025
第四章 重返亚特兰蒂斯	039
第五章 亲兄弟	059
第六章 邪恶联盟	076
第七章 为龙服务：过去	098
第八章 变形人	115
第九章 龙皇后	127
第十章 蛇神的多面崇拜	146
图片部分	161
第十一章 上帝从宗教中将我们救赎	172
第十二章 为龙服务：现在（1）	204
第十三章 为龙服务：现在（2）	223
第十四章 召唤恶魔	242
第十五章 童魔	265
第十六章 “灵魂”的撒旦崇拜和“基督”骗局	276
第十七章 为龙服务：将来	297
第十八章 矩阵	334

第十九章 门卫·····	349
第二十章 只是搭了一趟车·····	376
附录 1 光明会血统·····	381
附录 2 希特勒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	384
参考书目·····	393

第一章 写给囚牢中出生的人

没有人比错误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更受奴役。

——歌德 (Goethe)

当有人想要控制或者指导大众，肯定需要在适当的位置有关键的计划。无论对象是个人、家庭、部落、城镇、国家、大陆还是星球，都是一样的。

首先你得制定“规则”，阐明什么是正确或错误，可能或不可能，理智或疯狂，好或坏。多数人会毫无异议地遵循这些规则，因为在人类思想中逆来顺受的心理已经扎根了至少几千年。第二，你要让那些胆敢违反你的规则的人吃点苦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那种行为变成犯罪。因此那些敲打不同的锣鼓，有着不同观点和行为方式的人就会显得很异类。你已经成功地使羊群接受了你的规则，他们甚至会用傲慢和无知，来嘲笑和谴责那些异类。这使得他们顺从，并对那些心有异念的人起到警示作用。有一个日本谚语说得好：不要做突出的钉子，因为它将是第一个遭打击的。

这就造成了一种基本情况，即少数统治多数，并且，这多数在受到管辖的同时还制约着其他人。羊变成了羊群中的牧羊犬，就像是一个罪犯试图逃跑，但是同牢房的其他人争着去阻止他一样（我知道，严格来说，容易受他人摆布的人群应该称为羊群，而不是兽群，但是我认为只有兽群才会如此愚蠢地遵守那些法则）。如果这样的情形发生了，我们可能会说这些罪犯疯了，他们怎么能那样呢？但是，人类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潜意识地要求别人遵从他们那些盲目的准则。这简直就是精神上的法西斯——镇压自由思想的精神警察和代理人存在于每个家庭，每个地方。他们如此迂腐，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们其实是无偿的心灵控制器。“我只是在做有益于我孩子的事情。”我听见他们说，不，你只是把自己的信念强加给他们，同样，这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我记得英国前首席拉比 (Chief Rabbi) 与牛津辩论社团 (Oxford Union) 之间的一场辩论，他竟然不能看出教育和教化的区别，我简直不敢相信。

我们可以从穿制服的人和其他从大众提升起来的管理者的日常经历中，看到同样的情况。颇具讽刺意味的英国工党之歌《红旗》对此做了总结：“工人阶级可以吻我的屁股，最终我得到了领头的工作”。这是分而治之策略非常重要的部分，以此来保证羊群会互相看管。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监禁别人的精神、情感和生理的欲望。

统治者该做的是在正确的时间拉正确的琴弦，以使其臣民傀儡跟着合适的调子起舞。他们通过我们虔诚地称之为“教育”的东西来阐述，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媒体来传播所谓的“新闻”。以此对没有思想，没有顾虑的兽群发号施令，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其他人，生命，历史和当代事件，什么才是应该相信的。一旦你在社会设立了规则，就没有必要控制每一个编辑、记者或者政府官员。媒体和机构会自动遵循同样的规则，也会因此嘲笑和谴责那些对现实有怀疑的人。一旦你让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规范的”、“合理的”，整个系统就可以自己运行了。

光明会

在金字塔塔尖有不超过 13 个的精英组织，它们通过秘密结社的网络，创造并接管了整个控制体系。它们所服务的网络和血统分别被称为“光明会”和“受启发的人们”。换言之，成员们受知识的启发，而别人都是愚者。光明会是所有重要组织中的一个，它就像是癌细胞。所有主要的秘密社会团体谨慎地挑选、培育新成员到光明会，他们就是你看到的在全世界掌权的人。他们渗透了所有的种族、信仰和国家。多数的共济会会员（Freemasons）行事从不超越三个等级，就是所谓的蓝级（Blue Degrees）。他们并不清楚他们的组织在干什么，甚至是那些光明会的功臣们，达到了苏格兰仪式中的第 33 级，知道得也非常少。只有极少数拥有特定血统的人，从个人秘密社团的顶部走到光明会的顶端。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有各自的等级，但是，至少 95% 的成员不知道这些等级存在，更不知道有哪些成员。

血统

光明会的血统都是通过杂交基因相连接的，一种混合了有人性的爬虫类和北欧外星人的基因。这种相互杂交开始于千万年之前，一直延续到今日。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情，当然，在这个墨守成规的世界里，这显得多么奇怪和疯狂。但是你会在后文中看到大量事实来支撑这个貌似很荒诞的故事，并解释了古今一连串神秘的事情。很多后来被证实的事情，第一次听上去都是不可能和疯狂的。这是因为人们只听了前几句，并没有深究其细节。当有人第一次说地球是圆的，被认为是疯子，很简单，因为生活在地球底部的人会掉下去，所以地球必须是方的。当万有引力定律被提出来的时候，开始看上去简直就是谬论，突然间又变成了真理。这与一个非人类的种族正在通过杂交血统，从古至今控制着人类的事实是一样的，这个血统总是地位显赫。我有足够的证据，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将会在这本书和我的其他一些著作中向你们展示出来。

拥有爬虫类 - 光明会血统的人，作为政府管理者控制着人类，他们制定那些能更好地为他们的计划服务的法律，使人类继续受奴役。这些法律，大众根本无法触及，它们由内部成员来执行——士兵、警察、警卫等。现在，这些人中也有很多女性，但只是系统的食物。独立的思想不被鼓励，且有碍前途。他们领着薪水，严格服从命令，颁布法令，执行条款——精英组织的法律。我的父亲曾经说，对于智者，规章是指引，傻瓜才会盲从。但是，这些在顶峰的人是如何合情合理、公平公正地来执行法律的呢？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与高高在上的法律一样不受欢迎。士兵不会问为什么要驱赶素不相识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不会问为什么要实行种族灭绝政策。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命令。这些命令源源不断地传给 13 个家族和他们的后代，制定一个计划来控制这个星球。这需要一个世界政府、中央银行、货币和军队，以一个微型晶片入口为基础，连接到一个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

一个可笑的阴谋理论？哦，是吗？那好，环顾四周，你会看到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现在。

羊民

人群的自我监督比来自穿制服的人或是政府官员更深刻。父母将固有的观念灌输给孩子，并强迫他们遵循自己的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规则，从这一点上说，没有比办婚嫁更加极端的例子了。因为荒唐的宗教观，耶和華亲自见证（Jehovah's Witnesses）的孩子，他们愚蠢的父母操纵着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拒绝了救命的血液，而这仅仅是根据一本纯粹幻想的书里矛盾的命令。这些规则以一种越来越含蓄的方式从心理和感情上腐化了他们，禁锢了 99% 的人性，且一直持续下去。有些基督教、犹太教（Jewish）、伊斯兰教（Muslim）、印度教（Hindu）的儿童及其父母，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仍然在遵守，因为他们不想让家庭感到失望。如果我们说一个不同的事实，或者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几乎所有人都在乎别人的看法。我们要注意到，这只是对于那些想要挣脱思想枷锁的人而言的，精英组织、光明会、或者是“受到启示的人”不会有此担忧。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种网络的存在？不，这种恐惧存在于他们的父母，或者朋友和同事身上——这些被困在羊牢系统中的人。羊群驯服了它们自己，并且使得那些试图逃跑的羊受到惩罚。信息的关键机构完善之后，对于拥有杂交血统的这一小群人而言，控制大部分人是很容易的——或者说，数十亿的思想，就像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对于控制者和他们的傀儡来说，仅仅物理上的控制是不够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创造结构，让人类在心理和身体上进行自我欺骗，以达到控制灵魂的目的。

一旦你用从众心理来监管自己，你的意识就已经处在被压迫的第三个阶段。你

在人群中挑起矛盾，并且要他们彼此战斗。通过创建不同的信仰系统（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不同）将其带入冲突。这些信仰系统包括宗教、政党、经济原理、国家、文化和无穷种类的“主义”。当你的信念被其他人视为“对立面”的时候，冲突就爆发了。但是我在我的著作《我是我》和《我是自由》中已经指出了，它们其实是相互依存、相互完善的。在囚牢中，现实和可能性都被无限压缩，找不到其对立面。这些组织不得不用自己的观点去控制他们并使之产生分歧。我的意思是，基督教主教、犹太拉比、伊斯兰教或印度教祭司、佛教（Buddha）信徒，他们强加给孩子的信仰和其他人有什么差异呢？没有差异，虽然可能有少许的不同，但通常都非常小，整体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把一个人的信念强加给另一个人。看一下政治挤压的实例：以俄罗斯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为代表的极左势力采用了中央集权、军事独裁和集中营策略。与此相对立的是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为代表的极右势力。他热衷于什么？中央集权、军事独裁和集中营。这两个在战争中建立的阵营宣称他们是对立的。冷战中，苏联和所谓的西方国家唯一的不同，就是苏联公开是被少数人控制的，而西方国家则没有公开。当你到了金字塔的顶端，你会发现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

权利的金字塔

“两面玲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股势力同时通过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给“各方”提供资金。这是可以被证实的（参阅《真相将使你自由》）。

所以，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骗局：(a) 首先您需要用严格的信仰和一个从根本上被限制的真实感——羊圈来禁锢人类的心灵。什么样的信念并不重要，只要它们是死板的，可以阻碍自由思想，并且不允许质疑。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其他所有宗教都在为奴役人类做贡献，而它们表面上似乎在宣称不同的“真理”。(b) 您需要鼓励那些严格遵从这些信念的人，让他们将其强加给别人，并且严惩敢于违反规则的人。(c) 您要让这些信念引起冲突，少数人的分而治之是很需要的。大众忙着彼此争夺，并试图强加给别人自己的信念，但是，他们不知道光明会操纵着所有的人。人类就像一道亮光周围的飞蛾，如此沉迷于自己的宗教，足球得分，肥皂剧的最新剧情，或者是啤酒的价钱，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做好准备拿苍蝇拍打他们的屁股。

金字塔上的金字塔

光明会在社会中创建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以便他们操控全球大局，但是只有很

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就像是那些俄罗斯套娃玩偶，一个在另一个里面，最大的一个可以把它们都装起来。金字塔（见图 1）就是他们的“玩偶套娃”。今天的每个组织都是一个金字塔。极少数在顶端的人知道这个组织真正是干什么的和它想要实现什么。越往金字塔下面，为这个组织服务的人就越多，但是很少人知道它真正的议程。人们只是知道自己每天要做的工作，并不知道他们和这个公司其他雇员的工作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信息受到严格的过滤，只被告知他们工作中需要知道的东西。这些小的金字塔，就像银行的各地分行，越来越大，直到最终有一个金字塔包含了其他的所有。跨国公司、政党、秘密结社、媒体帝国和军队也一样，如果你爬得足够高，你会发现所有的跨国公司，主要的政党，秘密结社，媒体帝国和军队（比如经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都被同一个金字塔控制，所有的金字塔顶端都坐着同样的人。最终，一个全球性的金字塔包含了一切，如果喜欢，你也可以说它是最大的“玩偶”。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你会找到很多光明会中血统最纯净的人。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看似毫无关联，甚至是相对立的社会领域，实施相同的政策。这就是他们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创造集权激增的方式：政府、财政、商业、媒体、军队。这些并不是偶然，而是早已计划好的。

吉姆·肖 (Jim Shaw)，原共济会 33 级成员，在他的书《致命欺骗》 (*Deadly Deception*) 中揭露了这个骗局。他描述了共济会是怎样建立在各自为政的金字塔的基础上。最底层是三个等级，即蓝级，绝大多数共济会会员从未超越苏格兰共济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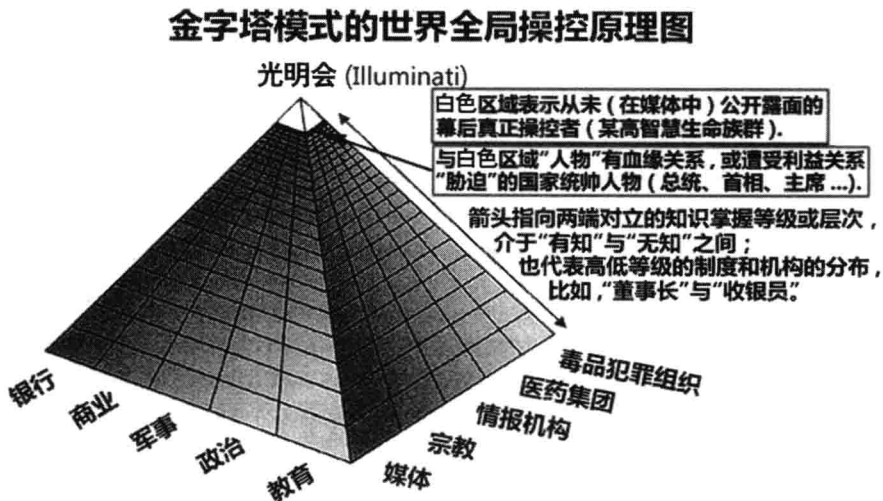


图 1：相互连接的金字塔使得少数人得以控制数以亿计的人的生命。在最高点，所有主要的政治、财政和媒体机构都被光明会所控制。

仪式的 33 级或约克共济会仪式 (York Rite) 的 10 级¹。即便是共济会的 33 级会员，也不会知道其真正的秘密，除非你是被他们选中的(血统中)极少数人中的一个。肖说，当一个 33 级的共济会会员被告知他“升级”了，从不同的门走出神庙，他会很吃惊。按理说，这里并没有比 33 级更高的正式会员。但是，当然有。秘密结社的最高层不仅仅包括金字塔的最高层。他们围绕在一个更大的金字塔上，包含所有的秘密结社，他们将选中的成员送到非官方的光明会——那里才是他们的总指挥部。即使如此，信息仍然需要过滤。所以，在这个拥有上百万会员、盘根错节的秘密组织里，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是谁在发号施令。死于 1891 年的艾伯特·派克 (Albert Pike) 就是全球性共济会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拥有第 33 级最高理事会主权大司令 (Sovereign Grand Commander of 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33rd degree) 和全球共济会至高教皇 (Supreme Pontiff of Universal Freemasonry) 这两个头衔。在为更高级的共济会会员写的书《道德和教条》(Moral and Dogma) 中，他揭示了误导低等级会员的方式：

“蓝级仅仅是神殿的外院或者门廊。部分象征在那里展示给加入者看，但是他们被那些虚假的解释误导。并不是要求他们明白那些，而是故意要让他们认为他们明白那些……而其真实含义被圣人——共济会王子保留着。”

严格来讲，吉姆·肖说，有两种性质的共济会会员。一种只是坐着开会，并不花精力去理解这些仪式，另一种做了所有工作，但只是遵守仪式或记忆，或阅读那些并没有真正明白的文字。这是正确的，但是还有一种：极少数知道真正操控共济会真相，知道仪式和启蒙旨在达到的目标的人。肖也以他自己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共济会怎样控制他们选择的职位。在工作中，他的部长，一个共济会同事，建议他申请一个特殊的工作。肖感觉他不能胜任这个职位，考核也不会及格。但是在他的共济会上司的不断催促下，他还是申请了。当他参加考试的时候，很惊讶只看到另外两个人，他原以为竞争会非常激烈。考卷很简单，他很快答完并交了考卷。但是，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很明显认为这个测试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没能完成。肖得到了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他得到的是与其他两个人不一样的试卷。当他退出共济会，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他的上司并没有那么支持他。这只是光明会及其秘密结社网络确保自己的人位居要职的一个很小的例子。这实际上很令人吃惊，在整个系统中，你需要很少的人，来控制、制定议程，如果他 (a) 在决策制定的主要职位，

1. 苏格兰共济会仪式的 33 级或约克共济会仪式的 10 级都包括蓝级。

(b) 就有权利指派他们的下属。举一个例子：你控制决定政策的警察局局长，他可以指派他的机构中不同部门的头目。他介绍光明会政策，并从秘密社团参与者中选择主要的下属。反过来，这些下属可以指派他们部门的人，可以选择更多秘密社团的参与者。这样一直继续下去。一旦你控制了任何团体中的高层人物，光明会所希望看到的金字塔就建立起来了。政府的结构也是如此。

控制大众的思维

如果开始看清楚这个游戏，人们需要理解两种控制大众的方法。一个我称之为“问题-反应-解答”（problem-reaction-solution, 简称P-R-S），另外一个“踏脚石方法”（stepping-stones approach）。这些被使用了近千年，尽管带着恐惧，但仍是光明会最有效的武器。第一种方法：你知道，如果你公开建议剥夺基本的自由，发动一场战争，或集权，公众就会反对。所以你要“问题-反应-解决”。第一步，你制造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国家攻击另外一个，一个政府或经济崩溃，一个恐怖炸弹。任何公众认为需要一个“解决办法”的事实都可以。第二步，报告你秘密创造出来并希望公众相信的“问题”。他们会发现一些人应该被谴责，一个懦夫，比如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的提摩太·麦克维（Timothy McVeigh），你将一些背景粘到这些事情上，让人们产生“必须做点什么”的想法。这是你希望听见的话，因为这可以让你到达第三步，骗局。然后，你公开地给出你自己创造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当然包括集权、解雇妨碍你的官员和政治家。使用这种方法，你可以控制大众的思想，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会要求你做他们曾经强烈反对的事情。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Murrah Building）的爆炸就是“问题-反应-解决”的经典案例。在《真相将使你自由》这本书中，我揭露了麦克维如何被他自己不知道的力量控制，以及在瑞德卡车（Ryder truck）里的一个液体炸弹装置如何导致了不可能的恐怖破坏。死亡和破坏接下来的是什么？《反恐主义》（*Anti-terrorism laws*）法未经过检验就被国会（Congress）通过，剥夺了美国人民的基本自由。我对麦克维和基督教爱国者的政治观点并不赞同，除了他们试图揭示全球议程的真相。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重点是查明事实的真相，不管牵涉到的人抱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我认为这才叫做公正。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麦克维不为自己辩驳，后来又要求处决，请看思维控制的部分。在20世纪，最直观的“问题-反应-解决”的案例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就像战争经常会带来的那样，它们改变了世界格局，导致了集权。美国，像其前辈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一样，是光明会统治下的产物，目的是掩护世界各国政府。

媒体在这些“P-R-S”情节上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在所有权层面上，

霍林格集团 (Hollinger Group) 的康拉德·布莱克 (Conrad Black) 洞悉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于是用他们的报纸推波助澜。他们指派的主要编辑知道其中的一些内情，当然也包括一些专栏作家。但是大多数记者都被蒙在鼓里。编辑总会封锁了任何有悖于光明会利益的东西，如果坚持报道一个不受欢迎的故事，结果就是卷铺盖走人。不管怎样，大多数记者写的东西都来自于官方。在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等重大事件的直接余波中，记者是从哪里得到消息的？当然是官方！我们被告知白宫说这个，FBI 说那个。这就是光明会怎样通过媒体传播他们希望公众相信的事情的。这些记者在全世界报纸头版、广播和电视新闻头条大肆鼓吹，他们所说的变成了“规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里，好奇的人开始挖掘真相。一次又一次，他们证明了官方从头到尾都在说谎。但是有关他们的报道出现在了哪里？发行量很小的时事通讯，资金少规模小的电台。即便官方观点被驳倒了，几年后，它仍然在公众的思想里占主导地位。你在伦敦 (London)、纽约 (New York)、开普敦 (Cape Town)、悉尼 (Sydney)，任何地方随便找个人问，在俄克拉荷马州，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科索沃战争 (Kosovo War) 中都发生了什么？每次，他们都会给出官方的故事，因为这是他们知道的唯一的故事。

如果“P-R-S”是狼，“踏脚石方法”就是狈。你知道在哪里指引人们，但是你意识到如果你给他们真实的图片，会遭到强烈的反驳。所以你四两拨千斤，每次展现的都是分离的，彼此毫无关系的东西。就像是慢慢汇集，直到全球集权。法西斯主义的超级联盟——欧盟是这种方法最明显的例子，假如政治家建议建立具有共同法律，统一货币，集权的欧洲联盟的话，必定会遭到强烈抗议。人们会说他们曾经与希特勒战斗就是为了阻止这样的欧洲独裁，没有办法接受另一个。为了消除民众的这些观点，光明会提出了“自由贸易区 (free-trade area)”，甚至用控制战争的借口鼓励欧洲不同国家之间更多的合作。一旦他们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不管怎样，第一步就成功了。然后他们就开始扩张权利，直到变为像今天这样完全成熟的法西斯政治经济独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亚太经合组织 (APEC,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及亚洲和大洋洲的“自由贸易区”是同样的道理。读一读今天的报纸，看一看今天的新闻，你会发现这两种方法在日渐衰竭。想要看穿这个骗局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询问你自己：“如果我相信这个故事的版本或接受主动提供的方法和变化，谁将从中受益？”答案几乎每次都是：任何想集权压制自由的人。

盲目的信仰

几千年来，宗教可以很好地为控制人类服务，我将在这本书着重阐释其背景和

今日对这些信仰的操纵。但是，简言之，他们已经构建了不可置疑的严格的信仰系统，通过恐吓、教化、隔离和种族灭绝来强迫非信徒的人接受其信仰，争夺对人类思想的控制权。另外一个问题，光明会很可能起源于古代，早于宗教很多年。它只是恰好很幸运，得到了一个完美的控制人类自由的手段？或者更可能是光明会为了推进他们的议程，创建的奴役人类的机构？但是宗教不是阴谋，经济、政治和其他的也都不是。它们旨在说服人们将自身置于囚牢之中并且将可以打开牢门的钥匙扔掉，只是相互联系控制设计大网中的一部分。光明会通过每个信仰系统——宗教、政治、经济、种族和文化——并且通过站在主要“争论”的不同立场来发挥作用。原因很简单，假如你想在比赛之前知道结果，你需要控制所有的方面。如果一个足球队的经理只考虑己方，不可能支配结果。但是，假如他能够一手掌控比赛的双方，就可以在比赛之前决定结果。这与光明会是一样的，事件后面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以及整个世界。

但是，如果你可以敞开心扉看完这本书，这双手将不再隐藏。真相不仅在那里，很多都摆你的眼前。

第二章 设计者的历史

谁掌握了过去，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就掌握了过去。

——乔治·奥威尔 (George Orwell), 《1984》

历史是普遍接受的谎言。

——伏尔泰 (Voltaire)

知道你在哪里和你要去哪里，会很大程度上帮助你了解你来自哪里。实际上这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对自己以及“现实”本质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信念。所以，如果你想操控人们今日对自己和现实的感觉，重写那段所谓的“历史”是很重要的。比如，如果官方历史从始至终都对你宣称二战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战争，同盟国是为自由而战，法西斯只是为了实现全球独裁，那么，恐怕你就不会睁开眼去看那无尽的证据，证明双方都是同一个民族在操控。这个民族通过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来运作，为双方提供经费并且加以控制。

耶稣 (Jesus) 的故事就是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甚至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基督教完全建立在对一个犹太人的历史、文化和存在的信仰基础上，这个犹太人是处女的儿子，他创造了数不清的“奇迹”，为了拯救世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坟墓中消失，升入天堂与他的父亲在一起。2000年来，这个地球上数十亿的生命被一个信念所控制、操作、指引，这个信念就是耶稣的故事真实地发生过。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的每个行为都基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仅仅一个“人”的一个故事就影响如此巨大。然而，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如果按字面理解，福音书便是无稽之谈，无论怎样都没有历史根据。它只是最早发现的象征符号而非文字，这个故事里说，“耶稣”这个名字被首次提及的几千年之前，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它都了如指掌。

猜一下，我在说谁？

他生于12月25日，母亲是个处女。他被称为救世主，是独生子，并为拯救全人类而死——他在“黑色星期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血拯救地球，他的躯体是神父神子的结合。他被埋葬，走向地狱，但是在三天之后的3月25日，人们发现他的尸体不翼而飞，他转世成为“最高尚的神”，他的躯体是面包的象征，供

那些信奉他的人食用。

耶稣，是吗？不，不。所有这些都是关于救世主，神之子阿提斯(Attis)的，在“耶稣”出现的1000多年前，他就受弗里吉亚人(Phrygians)的崇拜。他们是小亚细亚(Asia Minor)，现在被称为土耳其的最古老民族的一支。他只是无数象征性的神明中的一个，在基督教出现的1000年前，这些神明相同的故事一直被传诵。其他的被看作是虚构的，没有书面记载。但不是耶稣。基督徒嘲笑异教徒，谴责他们是魔鬼，尽管忍受着痛苦和死亡的折磨，他们也要让世界其他人相信，无论如何，即便是相同的故事，也只有他们的版本是权威的、正确的，而其他的都不是。好吧，也许你们是正确的。

为了解一个古老并且不断重复的故事怎么就演化成了基督教这个监狱般的宗教，也为看看今日全球控制的来源，我们不得不研究一下人的起源问题了。当我们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且摒弃先入为主的教条，一个非常不同的人类历史就会出现。这个历史不会在世界上任何一所学校里学到，也不会主流媒体中出现，这个故事不仅要你搞清楚过去，同时要打开你的眼界，看看今日人类被操纵的惊人内幕，以及古代的背景和与之相关的祖先。与习惯信念不同，地球上的生命，并不是从荒蛮的过去进化到技术“尖端”的今天。几千年前，在世界古代记录分支上有详细记载，这个星球上存在着伟大的科技知识，一个全球性的组织被不同种族控制，人类视其为“神”。想要搞清楚哪些神灵拥有真实的血肉之躯，哪些只是太阳、月亮、行星、自然周期等的象征并不容易。大多数是后者，但是这里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中的一些像人一样行走、说话，他们掌握了令人惊讶的太阳系、星星、自然循环的知识，了解宇宙万物对地球和人类的影响，他们可以建造出金字塔和世界上其他令人匪夷所思的建筑。即使现在，建造这些都很有难度。

这里我们参考吉萨金字塔(Giza Pyramids)的规模。这个伟大的金字塔，有大约500英尺高，由650万吨的石头和大约250万个独立石块建成。有的重达70吨，构成其他金字塔和墙壁的石头，有的达到了200吨甚至468吨，它们被切削得如此天衣无缝，你甚至不能在石缝间放一张纸。大金字塔本身的石头足够建造30个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s)，用吉萨金字塔的石头建立一个高3米，厚1米的环法国边境的围墙都绰绰有余。吉萨和许多寺庙中的一些大石头很明显是来自几百米外的采石场。我们被告知这些都是古代人的杰作？哦，算了吧。在黎巴嫩巴尔贝克(Baalbeck)几千年历史的建筑中，就有由三个大石块组成的著名的“三石塔牌坊”(Trilithon)，每个重800吨以上。这些石块至少被移动了三分之一英里，并且其中一个被放置在离地面20尺高的墙上。还有一块石头达到了1000吨，相当于三个大型喷气式客机的重量。我们再次被要求相信，这是原始人的手笔。在秘鲁，你可以看见古代的庙宇和其他用重达440吨的石头建造的遗址，蒂亚瓦纳科(Tiahuanaco)有靠金属钳相连接的重达100吨的石块。这个遗址可以追溯到1.1

万年以前。在秘鲁的纳斯卡平原(Nazca Plain)，还有大量惊人的纳斯卡线条(Nazca Lines)——通过取走表面的黑石，露出下面闪光的白沙，线条就形成了。这些线条很生动地描绘出了鸟、昆虫和野兽，并且这些形象都是由一条连续的线条描绘而成。1939年之后，人们在这片地区上空2000英尺俯瞰，一些图案才得以展现其全貌。1万年前，秘鲁利马东北部高原中就出现了包括人和动物在内的石刻雕塑，它们大部分并不源自秘鲁。这些动物包括北极熊、海象、非洲狮、企鹅和剑龙，但是直到19世纪80年代科学界才发现恐龙，而剑龙直到1901年才得到确认。

近年来的书籍和电视纪录片告诉我们，这些令人惊叹的建筑、庙宇、巨石圆阵和立石并不只是恰恰与某个星系对齐，它们彼此呼应，建筑技术和设计在世界不同地方经常是一样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官方的历史版本是胡扯的。如果你追溯得足够深远，会发现，他们并不是独立无关，独自发展的社会群体。而是由“神”或者“神”的代理人控制的全球性的社会群体，这些神比起人类来说，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他们在许多方面，都走在当今社会的前列。或者，至少是，远远领先于我们。1885年，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煤块中间发现了一个精确加工定型的金属立方体。根据煤层的年龄推断，这个金属立方体制造于30万年以前。1844年，英格兰的拉瑟福德·米尔斯(Rutherford Mills)发现一根嵌入岩石8英尺深的金线，这块岩石大约可追溯到600亿年前！！在古埃及的坟墓中发现过电池；在以色列(Israel)发现过重达几吨的巨大的绿色玻璃板；在动物的史前化石中发现了子弹。就如同杰出的远古历史作家和探索家詹姆斯·乔治瓦德(James Churchward)上校所写：

“文明一次又一次地诞生、繁荣、消亡。太阳下没有新的事物，现在的一切过去都存在。我们学习和发现的都是过去存在的，我们的发明发现只是重新发明重新发现。”

世界各地的古文献中曾经描述过人类社会高科技的“黄金时代”，尽管其中有些，尤其是越到最后，除了无限的感慨，什么也没有。这些传说中，“黄金时代”以高科技战争和一系列地质灾害终结，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磁极转换、大规模的潮汐波让地球天翻地覆，这些都是我们今日无法想象的。《圣经》中的大洪水就是一个代表，但是从物理和地理记载来看，从大约公元前1.2万年到公元前5000年，甚至更靠后的时期内，这种情况出现过好几次。你可以从《最大的秘密》和另外一本由D. S. 艾伦(D. S. Allen)和J. B. 德莱尔(J. B. Delair)合著的《当地球将近死亡》(*The Day The Earth Nearly Died*)中看到，地理和物理的证据，证明古代的记载有着惊人的同步性。世界各地的人都有对这些事件的影响的记录。詹姆斯·德米欧教授(James DeMeo)在他的书《萨哈拉西亚》(*Saharasia*)中写道：“窗口”时期的中东发生